

张梅溪 文
黄永玉 黄永厚 图

林中小屋

我們
小
時
候



明天出版社



张梅溪/著
黄永玉 黄永厚/图

林中小屋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中小屋 / 张梅溪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3.8
(我们小时候)
ISBN 978-7-5332-7522-8

I. ①林…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408号

丛书策划: 陈 丰
特约策划: 李 殷
责任编辑: 肖 晶
美术编辑: 汪佳诗

林中小屋

著 者: 张梅溪
出版人: 胡鹏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毫米 32开
印 张: 8.375
书 号: 978-7-5332-7522-8
定 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大作家与小读者

“我们小时候……”长辈对孩子如是说。接下去，他们会说他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他们小时候不敢怎样，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他们小时候梦想什么……翻开这套书，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折射一个时代。

很少人会记得小时候读过的那些应景课文，但是课本里大作家的往事回忆却深藏在我们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朱自清父亲的背影、鲁迅童年的伙伴闰土、冰心的那盏小橘灯……这些形象因久远而模糊，但是

永不磨灭。我们就此认识了一位位作家，走进他们的世界，学着从生活平淡的细节中捕捉永恒的瞬间，然后也许会步入文学的殿堂。

王安忆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记忆也是，谁的记忆谁有发言权，谁让是我来记忆这一切呢？那些沙砾似的小孩子，他们的形状只得湮灭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下了。可他们还是摇曳着气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与描画着他人记忆的图景。”如果王安忆没有弄堂里的童年，忽视了“那些沙砾似的小孩子”，就可能没有《长恨歌》这部上海的记忆，我们的文学史上或许就少了一部上海史诗。儿时用心灵观察、体验到的一切可以受用一生。如苏童所言，“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却又非常清晰”。普鲁斯特小时候在姨妈家吃的玛德莱娜小甜点的味道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由此产生了几千多页的长篇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苏童因为对儿时空气中漂浮的“那种樟脑丸的气味”和雨点落在青瓦上“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记忆犹新，因为对苏州百年老街上店铺柜台里外的各色人等怀有温情，他日后的“香椿树街”系列才有声有色。汤圆、

蚕豆、当甘蔗啃的玉米秸……儿时可怜的零食留给毕飞宇的却是分享的滋味，江南草房子和大地的气息更一路伴随他的写作生涯。迟子建恋恋不忘儿时夏日晚饭时的袅袅蚊烟，“为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的远去而深深地怅惘着”，她的作品中常常漂浮着一缕缕怀旧的氤氲。

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生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动乱时期的中国父母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团花似锦的童年。“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苏童的童年印象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清贫和孤寂却不等于心灵贫乏和空虚，不等于没有情趣。儿童时代最温馨的记忆是玩过什么。那个时代玩具几乎是奢侈品，娱乐几乎被等同于奢靡。但是大自然却能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玩耍的场所和玩物。毕飞宇和小伙伴不定期地举行“桑树会议”，每个屁孩在一

棵桑树上找到自己的枝头坐下颤悠着，做出他们的“重大决策”。辫子姐姐的宝贝玩具是蚕宝宝的“大卧房”，半夜开灯看着盒子里“厚厚一层绒布上一些小小的生命在动，细细的，像一段段没有光泽的白棉线。我蹲在那里，看蚕宝宝吃桑叶。好几条蚕宝宝伸直了身体，对准一张叶子发动‘进攻’。叶子边有趣地一点点凹进去，弯成一道波浪形”。那份甜蜜赛过今天女孩子们抱着芭比娃娃过家家。

最热闹的大概要数画家黄永玉一家了，用他女儿黑妮的话说，“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由妈妈把舵。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这家人竟然还从森林里带回家一只小黑熊。这艘大船的掌舵人张梅溪女士让我们见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兴安岭，带我们走进森林动物世界。

物质匮乏意味着等待、期盼。比如等着吃到一

块点心，梦想得到一个玩具，盼着看一场电影。哀莫大于心死，祈望虽然难耐，却不会使人麻木。渴望中的孩子听觉、嗅觉、视觉和心灵会更敏感。“我的童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的少年也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忍受力。我的早熟一定与我的等待和失望有关。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内容在疯狂地生长。每一天你都是空虚的，但每一天你都不空虚。”毕飞宇在这样的期待中成长，他一年四季观望着大地变幻着的色彩，贪婪地吸吮着大地的气息，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没有他少年时在无垠的田野上的守望，就不会有他日后《玉米》、《平原》等乡村题材的杰作。

而童年留给迟子建的则是大自然的调色板。她画出了月光下白桦林的静谧、北极光令人战栗的壮美，还有秋霜染过的山峦……她笔下那些背靠绚丽的五花山“弯腰弓背溜土豆”的孩子，让人想起米勒的《拾穗者》。莫奈的一池睡莲虚无缥缈，如诗如乐，凡高的向日葵激情四射，如奔腾的火焰……

可哪个画家又能画出迟子建笔下炊烟的灵性？“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天空无云，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的流苏。”

所以，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诉诸笔端。

如今我们用数码相机、iPad、智能手机不假思索地拍下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角落、每一道佳肴，然后轻轻一点，很豪爽地把很多图像扔进垃圾档。我们的记忆在泛滥，在掉价。几十年后，小读者的孩子看我们的时代，不用瞪着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发呆，遥想当年。他们有太多的色彩斑斓的影像资料，他们要做的是拨开

扑朔迷离的光影，筛选记忆。可是，今天的小读者们更要靠父辈们的叙述了解他们的过去。其实，精湛的文本胜过图片，因为你可以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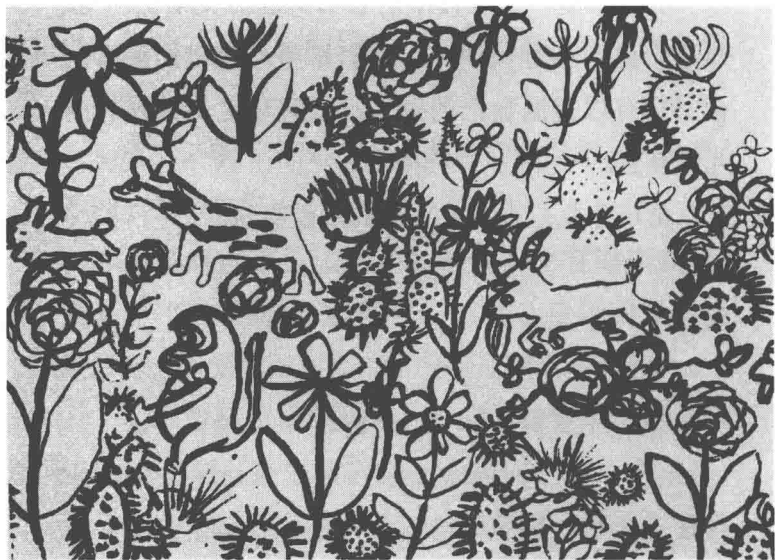
我们希望，少年读了这套书可以对父辈说：“我知道，你们小时候……”我们希望，父母们翻看这套书则可以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

童年印象，吉光片羽，隽永而清新。

陈丰

序 言

——黄黑妮



本书作者，我的妈妈张梅溪，人生得漂亮，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对人热情仗义。她上有三位姐姐，因她之后来了弟弟，便深得宠爱，因而也妄为，竟离家出逃，跑去与全家反

对的异族穷小子黄永玉结婚。大半个世纪以来，她洗衣做饭，骑着自行车招呼好几家亲友。特别是非常时期，她一直坚信爸爸是好人。没有她，爸爸也绝不会到这个份儿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兴安岭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多为“我不防卫，你就把我吃了”。妈妈根据爸爸和哥哥的经历写下了《绿色的回忆》，其中《好猎人》由叔叔黄永厚插图。《在森林中》和《绿色的回忆》是爸爸给插的图。

这本小书的再版又把我带回童年。

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由妈妈把舵。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为节省空间，仅举其中百分之五的名字）……据说，院子里还曾经住过两只小梅花鹿，好心的邻居给它们俩喂窝头，可是它们反刍不了……我还听说有只小黑熊，都从林子里带出来了，爸爸突然有事返回林中，小熊便托付别人代养，结果没留下……真是太遗憾了！

北京城里，我们那儿离天安门才三四公里的院子里一会儿养狼狗，一会儿饲火鸡，听起来好像很不应该，但其实好这口的不只是我们家。就拿我们儿时的伙伴谢羊他们家来说吧，他们还养山羊，不是一只而是一群！一有空，谢羊哥儿俩就牧着羊从东单路口出来，经长安街往城根去了。我上小学一年级，他已荣升四年级，和哥哥同班。谢羊的打扮与傍晚拾荒的差不离。不过千万别被外貌蒙蔽，他爸谢嘉升可是雕塑家，留苏的。他们在祖国的心脏北京城中心的小四合院里营造“市内桃源”，不仅养羊，还有洋味儿，孩子们摔打滚爬由着性子来，吃饭不用筷子而使刀叉，喝着自家产的羊奶，羡慕我们这帮门外看着的。

那天谢羊答应给条泥鳅，说话间便从自家园子鱼缸里砸出块里头有泥鳅的冰，寸把见方。我把冰块揣在棉猴的兜儿里，回家放进玻璃瓶一暖和，小泥鳅就顺势游出来了。

比起谢羊他们，我家实在算不得什么。妈妈掌握大方向，基本上未偏离主道。狗熊夭折小兴安岭之后，我家有一段日子就只养猫了。爸爸的朋友赵丰伯伯送了只猫过来，长毛，蓝眼，白色，名大白。困难时期，不干活的不能养。猫可不白吃粮食，当晚立功，逮了只耗子放在我们面前。

校尉营美术学院宿舍院子隔壁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部大门一直都敞着，两边站着解放军把守。食物最吃紧的那个冬天，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将冻着的整只黄羊啊，鱼啊，肉啊之类运进大门，就堆在大门口正中央往里十来米的地方，霍然一座珠穆朗玛……

我家大白吃得不多，像是在为家里节约。它晚上出去刷夜，回来倒头大睡。

一天中午，听到门外有猫在喵喵叫，妈妈一边说着“大白回来了”，一边赶紧打开门。大白等在门外，嘴里还叼着一条不短的冻带鱼。

妈妈做的红烧带鱼真香啊！

第二天大白要求出门，妈妈的激动尚未减弱，她跟大白轻声细语：“大白啊，你再去啊。”大白尾巴一摇，领旨离去。下午，门被嘭嘭敲响。外面站着一解放军，四个兜的，显然级别不高，急坏了的样子：“都说白猫是你们家的。你们快跟着我去把那猫叫回来。”

我们跟着解放军一溜小跑着到了后勤部大门口，愣在那里：大白已攀上顶峰，端坐在那山峰上，几位解放军拿着笤帚、拖把之类的，转着圈赶。可山高圈儿大，就是够不着。

“大白——大白——大白，快回家！”我们怕它挨笞帚，不能唤它下来。

似乎是见我们忙活得费劲，大白往后退几步，然后起跑，噌地跳回我们校尉营宿舍的屋顶。

困难时期一过，爸爸又忍不住从天津警犬学院弄了头被淘汰的小狼狗咕噜。后来，我们才知道警犬学校都不要它的原因。它砸破小梅家的洗衣陶盆之后，就跳到何叔叔的小炕桌旁，在刚出锅的窝头上，每个咬一口……趁我们不在，它挣脱链子往外狂奔。八岁的小绿紧跟其后，追到东单才把咕噜擒住。小绿后来就被北京体育队选上了……

因为咕噜，“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上就有了“黄xx穿着拖鞋，牵着狼狗上课”。爸爸对此耿耿于怀，他很希望有一天能申辩：“我养过狼狗，穿过拖鞋，也上过课，但不是同一个时候干的。”

“文革”一到，什么都不让养，泥鳅被倒进下水沟，连猫毛也见不着了。那就学工农兵，备战备荒养鸡鸭。无事忙、黄黄和咕咕，它们三个一组，在院子里住着，还下蛋。可它们善叫，怎么教都不能在该安静的时候沉默。“十·一”国庆节前大检查，居委会加上积极分子们一配合，藏着养的

鸡鸭立即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王待遇——砍头。

爸爸后来因画了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而遭批判，说他这是仇视“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检查写来写去通不过，但还是得写。他在其中一篇里这么说：“虽然经过思想改造，我已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铲除，但有时仍然在心里作怪。比如明明不可以再养猫狗，‘文革’中还是忍不住偷偷养了只荷兰猪。”

荷兰猪名“土彼得”，是妈妈的广东老乡1971年送的。土彼得之名，来自“彼得和狼”。妈妈爸爸背地里一定商量着对付我们兄妹的方案。他们买了张78转的唱片《彼得和狼》，德国版。我们星期天吃完早饭，而 they 又没忘记的话，大家就坐下听唱机了：一会儿音乐，一会儿德语，字字铿锵，跟锄地差不多。妈妈爸爸也不像是很懂的样子，但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情节，告诉我们鸭子被狼吞进肚子了……鸭子是彼得的。

土彼得闷头吃菜，从不出声，呼之则来，挥之则不去，非得等着让人挠两下后耳朵才甘心。妈妈有时嘴误，叫它“土八路”。

九十年代的变色龙克莱玛，趴在画画的墙壁上，时绿

时灰，眼睛咕噜咕噜转着，还吐舌头，连我都需要调整好情绪才不致起鸡皮疙瘩……妈妈的无奈可想而知。

其实，妈妈要是没和爸爸一起，自己是一定不会养什么动物的。她天生不是那类人。但过着过着就过到一块儿了，还有雅兴将动物们的故事一一道来。妈妈写故事，爸爸开夜车刻木刻印插图。“文革”前一切相对稳定，写书还有稿费。《绿色的回忆》出版后，妈妈回了趟广州老家看外婆，后来还用余钱在东单的委托商店“三羊”买了张铁架弹簧床。我们放学回家，他们两口子已经眯着眼躺在那上面，并招呼我们也上去一试：“轻轻的，不然弹簧会坏。”哥哥和我慢动作爬上去，跟他们一起挤着平躺在新床上。哥哥与我对视怪笑，不谋而合。待父母外出，即招小绿过来，三人在床上一通乱蹦之后，再举起枕头……

爸爸以前常说，妈妈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师从文学系欧阳山，有华南文艺学院的毕业证书。可惜《绿色的回忆》出版不久，政治运动便一茬接一茬，全国人民都不同程度地人仰马翻了，哪里还能写书。

六十多年之后的突变令人费解，妈妈手中的笔仍是不